四書古人典林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九

新安江　永愼修新編

大夫部上

臧文仲

言宋興〔左莊十一〕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御說宋襄公

告糴于齊〔春秋莊二十八〕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魯語〕魯饑臧文仲言于公曰

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論宋

讓夷謂讓於平時鬯非祼鬯之圭

襄公　左僖二十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論楚巫

尩音汪又僖二十一夏大旱公欲焚巫尩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尩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諫不設備 又僖二十二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對王告難 又僖二十四王出適鄭處於氾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

問展禽犒師 魯語齊孝公來伐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問於展禽 詳柳下惠

如楚乞師 左僖二十六東

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請求晉

罪以不臣事周室

釋衛侯

魯語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鴆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今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行玉二十瑴乃免衛侯自是晉聘于魯加於諸侯一等衛侯聞臧文仲之爲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也

分曹地

左傳三十一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魯語臧文仲曰獲地多重館人之力也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勸朝齊

左僖

三十三齊國莊子來聘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公如齊朝之

祀爰居

〔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文仲聞之曰信吾過也使書以為三筴詳柳下惠

三不仁三不知

〔左〕文二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君子以為失禮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僖是閔兄嘗為臣位應在下今在閔上以為逆祀展禽不用柳下惠塞關陽關之屬凡六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織蒲家人販席與民爭利作虛器謂居蔡縱逆祀聽弗忌躋僖公家語作置六關

不知禮

〔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于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與讀爲爨家語作竈祭饎爨老婦主祭令以爲火神而燔柴

哀不祀 詳皋陶

求好於陳 左文六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陳季文子聘于陳

言事君之禮 左文十八季文子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既沒言立 左襄二十四穆叔如晉范宣子問焉曰古人有言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臧武仲

對師數 左成十八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

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知陳必亡

〔又襄四〕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　後楚屢伐陳

敗于狐駘

〔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　臧紇時服狐裘襄公幼弱故曰小子紇短小故曰朱儒

城防

〔又襄十三〕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防武仲邑

知衛君必入

〔又襄十四〕衛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子展子鮮衛侯弟二十六年衛侯歸

齊

圍防〔文襄十六〕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鄹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　旅松近防地三子夜送臧紇于旅松而復守防齊失紇故去之

論作林鍾〔文襄十九〕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論詰盜〔文襄二十一〕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

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隸牧圉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稱聖人

〔又襄二十二〕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御叔魯御邑大夫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穆叔叔孫豹

爲季氏立悼子

〔又襄二十三〕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

對曰其然將具徹車而行乃北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公彌公鉏悼子紀也獻酬禮畢而遂行為旅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於悼子之下失色恐公鉏不從也

齊鄰如防請後

〔又〕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孟孫卒公鉏奉羯立

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秋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秋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臧氏讎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有力於臧氏謂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戒為戒備也辟穿藏藉除借人除葬道臧孫異孟氏故以甲士從已視作者又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

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是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宣叔臧孫許大蔡大龜自爲臧僞自爲請知不足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二勳文仲宣叔盟詞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爲戒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

作不

順施不恕[文]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武仲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怨而止爲季氏廢長立少是作事不順施事不恕

論用人于亳 詳季子

季文子

如陳脩好[左文六]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陳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

使晉求遭喪之禮[又]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

臧武仲

季文子

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晉襄公卒〔注〕文子聞晉侯疾故所謂三思

城諸鄆〔春秋文十二〕冬十有二月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左〕書時也

賦采薇〔左文十三〕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荅拜　四月義取行役踰時不欲爲還晉采薇四章取不敢定居詳爲鄭還

如晉〔又文十五〕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知齊侯不免〔又〕齊侯伐曹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十八年齊弑商人

會齊侯〔又文十六〕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

齊春秋文十八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　公子遂殺惡立宣公出姜大歸惡為齊甥行父怨齊齊聽夫人之訴而來討於是議納賂而平焉

出莒僕

（左文十八）莒大子僕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不度於善而皆

在於凶德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有大功二十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納賂請會

文宣元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故公與齊會賂齊以濟西之田而位定

逐門東氏

文宣十八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自晉既復命遂奔齊　襄仲遂居東門為東門氏歸父字子家襄仲子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適謂子惡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于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去失大援臧宣叔許文仲子

四卿並帥

按成二年

經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等及齊侯戰于鞌先儒謂四卿竝帥見舉不知有季孫不知有公室三家自是愈專而公室微矣

知晉侯不免

〔左〕成四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十年晉景公陷廁而卒

言晉不可叛

〔又〕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立武宮

〔又〕成六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魯人自鞌之功至今無患故立先君武公宮

懼吳伐郯

〔又〕成七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吾亾無日矣君子曰知

季文子

懼加是斯不亾矣

私言韓穿〔又成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體解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會伐鄭〔又〕晉士燮來聘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曰不可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鄭

言尋盟何爲〔又成九〕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

魏詩盟何爲

晉執莒邾

（文成十六）公會諸侯伐鄭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故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晉人執季文子於莒邾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僑如奔齊：宣伯叔孫僑如也僑如通成公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故譖於晉子叔聲伯公孫嬰齊也

德爲國華

魯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它獻子之子

虧姑成婦

【左襄二】齊姜薨初穆姜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季孫於是爲不哲矣

齊姜襄公嫡母穆姜寢公祖用櫬親身棺

多行無禮

【又襄四】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

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定姒成公妾襄公母季孫以定姒本賤議欲減其喪制匠慶魯大匠慢君母是不終事君之道請木爲定姒作櫬不以道取爲略御止也文子既許略取故不能止

忠於公室

〔文〕襄五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行父以文六年見經宣之初仲遂執政宣八年遂卒始得政故至今爲相三君

〔按〕魯卿專政自文子始葬見季武子

季武子 出詳

如晉〔春秋襄五〕季孫宿如晉〔左〕莒人滅鄫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始代父文子爲卿

城費（春秋襄七城費）（左）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隧正主役徒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遂強

賦詩（左襄八）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　賦摽有梅欲魯及時共討鄭角弓取兄弟無相遠彤弓欲使晉復受彤弓于王

作三軍（又襄十一）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

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毀其乘者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設利病驅民入已民避倍征故盡屬季氏孟氏取其子弟之半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

拜黍苗　又襄十九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典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獻六月

作林鐘　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　因晉師與齊戰而勝詳臧武仲

聘宋　又襄二十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

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南山有臺取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爲國光燿去所避席也

婁邾庶其〔又襄二十一〕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詳臧武仲

立悼子詳臧武仲

取卞〔又襄二十九〕葬楚康王公送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武子取

下邑以自益公言季氏欲許昭
得下而欺我言叛益虐我

左昭公 公 伐莒取鄆 昭文

故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于虢季武子伐莒取
鄆莒人告于會晉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
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
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
貨免魯必受師趙孟聞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
叔孫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
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
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
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
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如商賈
求贏利者不得惡諠囂
之聲楹柎也喻季孫

学宣子賦詩 文昭二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
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
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

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葬叔孫使舍路

又昭四叔孫豹卒公使杜洩葬叔孫杜洩將以路葬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　襄二十四年叔孫聘周王賜之路車　訓

舍中軍

又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叔孫以媚季孫又昭五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

公室季氏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公室已卑今舍中軍四分公室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贓公而已公室益卑

不立仲壬

又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攻之死　壬叔孫豹子

以成與晉

又昭七公如楚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

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欲也予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

武子卒

又武子卒之檀弓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　按昭十二年孔疏云悼子之卒不書于經則是未爲卿也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卽平子立也按此則論語政逮於大夫四世當以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桓子爲四世不數悼子又昭二十五年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杜註云文子武子平子又昭三十二年史墨曰季友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觀此則魯君失政始宣公而季氏悉政實始文子論語古註孔安國亦謂文子初得政而以文子武子悼子平子爲四世此未考悼子未嘗爲卿而夫子之言發於桓子時不當遺桓子也集註謂爲

武子始專政歷悼平桓子為四世做考之未詳今悼子但附見於臧武仲而不特出

季平子 出註

築鹿囿 左昭九冬築鹿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平子意如悼子紇之子

伐莒取郠 又昭十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

南蒯叛 又昭十二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

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聞費叛遂介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

圃生杞言蒯欲為亂如杞生於圃爾非安

平邱會執季孫〔又昭十三〕為取鄆故晉將以諸侯來討遂合諸侯于平邱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歸子服湫從

歸季孫〔又〕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

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於晉穆子告韓宣子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南蒯

〔文〕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文〕昭十四司徒老祁慮癸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

辭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辭送子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不君君

（又昭十七）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　平子弗從昭子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正月朔建巳正陽之月於周爲六月

懲乎子

（又昭二十五）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已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于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將爲之請平子使

懟勿內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

介為雞著甲萬舞也庸用也謂不能用禮

昭公伐季氏孫齊

詳昭公自此至三十二年季氏事並詳昭公當於彼逆考

葬昭公

左定元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闞魯葬公墓所在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

立煬宮

〔及〕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煬公伯禽子。昭公死於外。平子以爲獲福。故立其廟。

平子卒(又定五)平子行東野。卒于房。

季桓子

陽虎囚桓子(左定五)季平子卒。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盟桓子于稷門之內。詳陽貨

圍鄆(春秋定六)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鄆貳於齊。故圍之

蒲圃之難(左定八)陽虎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桓子曰。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陽虎伐孟氏。陽氏敗。公斂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公斂陽孟氏臣。詳陽貨

三月不違(公羊定十)齊人曷爲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

受

女樂 [史記]齊人選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師已送之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師已反以告桓子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 詳孔子

命藏象魏 [左哀三]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 象魏門闕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

遺言召孔子 [史記]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康子曰我死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欲召仲尼公之魚曰必召冉求 詳孔子

季康子

奪嫡（左哀三）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辭吳召（左哀七）公會吳于鄫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　許子貢

伐邾（左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國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　秋伐邾以邾子益來

脩守備（左哀十一）公會吳會齊戰于艾陵獲齊國書季

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召孔子

〔史記〕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子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閒之康子逐公華公賓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用田賦

〔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爲託以須用加斂於田計田而出貨財大約稅畝多乎什一田賦又多乎稅畝〔春秋〕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朝服以縞

〔玉〕藻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朝服當用十五升布縞生絹蓋衛宋王者之後

賂越

〔左〕哀二十四公

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適郢 越大子名得相親悅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已故懼

安五梧 詳孟武伯

平陽思子貢 詳子貢

康子卒 又哀二十七季康子卒公乃為降禮

孟獻子

聘周 （左宣九）王使來徵聘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加人一等 （禮雜）孟獻子禪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禪祭名大祥後加一月而禪縣樂縣也但縣之而不作比及也雖當御婦人而猶不復寢

謀不免 （左宣十四）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乎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乎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於

爲賂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

賂楚請盟（又成二）楚

公說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師侵我師于蜀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

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盟于蜀 執斲匠

人執鍼女工織紝織繒布者

言郤氏亡（又成十三）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 成十七年晉殺郤錡

朝王爲介（又）公如京師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賜之

社稷臣（又成十六）子叔聲伯曰蔑與行父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 許季文子

請城虎牢（又襄二）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

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鄭久叛晉謀討之虎牢舊鄭邑今屬晉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故爲諸侯福傳言荀罃能用善謀

相公稽首（又襄三）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言獻子能因事盟主

請屬鄫（又襄四）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鄫小國近魯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顓臾之比使助魯出貢賦明年叔孫豹覲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鄫既而與莒有怨魯不能救復乞還之

諭卜郊不從（又襄七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

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啟蟄夏正建寅之月

秦堇父

〔又〕襄十諸侯伐偪陽圍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滅偪陽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堇父獻子家臣輦乘步挽重車也郰人紇孔子父狄虒彌魯人蒙覆也櫓大楯

鬬臣

〔晉語〕趙簡子曰吾聞孟獻子有鬬臣五人扞難之士

知鄭有災

〔左〕襄十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況鄭乎若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是作盜殺子駟

子國子耳**使半爲臣**〔又襄十一〕季武子作三軍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

許季武子**書勞于廟**〔又襄十三〕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勤勞于策**美其室**〔又襄十五〕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尤過責也間非也傳言獻子有于兄且不隱其貨

孟莊子

徼齊侯〔左襄十六〕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名速遂塞海陘而還獻子之子莊子速徼要也海陘齊要道**斫橁**〔又襄十八〕諸侯同伐齊范鞅門于雍門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橁木名音春

盟向〔又襄二十〕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莒數伐

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其盟

伐邾（又）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立羯（又襄二十三）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孫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　羯孟莊子之庶子孝伯也詳臧武仲

孟懿子

屬學禮（左昭七）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邱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僖僖子卒在昭二十四年詳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詳孔子

伐公徒（又昭二十五）公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弗許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

中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邶伯殺之遂伐公徒

伐鄆 又昭二十七孟懿子陽虎伐鄆欲奪鄆公將公居鄆

患陽虎 又定六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虎彊使孟懿子報夫人之幣孟孫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

備陽虎 又定八陽虎欲去三桓已更孟氏冬十月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將如蒲圃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築者闔門陽虎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陽氏敗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

孟孫懼而歸之**不墮成**又定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伐邾**春秋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按七年傳云季康子欲伐邾饗大夫子服景伯不欲而孟孫賢之川云爵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則伐邾似非懿子之意自哀元年後經不書何忌伐邾者三闘邾者一蓋政在季氏而懿子亦不敢違也懿子之不能爲有以亦可知矣懿子卒於哀十四年

孟武伯

不欲戰（左）哀十一齊師伐我及淸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

遐為右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 哀十四

武伯名彘又名洩詳孟之反

成叛

孟孺子洩將圉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櫬之八月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於衢聽共弗許懼不歸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成孟氏邑孟孫以成邑之民貧困不養馬恐妨民孺子恨恚故鞭成有司之使

執牛耳

又哀十七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 執牛耳尸盟者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

宴五梧

又哀

二十五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惡言不臣之言欲使公盡𢘓以觀之是食言多以激三桓也

三問不對　又哀二十七公患三桓之侈之數失言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衛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　詐哀公

孟敬子

居喪食食　禮記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

之不能居公食也。四方與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敬子。武伯之子。名捷。不能居公室言不能以臣禮事君

孟公綽

知崔子有大志

（左襄二十五）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大志謂志在弑君。不寇不為寇鈔也。使民不嚴。欲得民心也。徒空也。

孟之反

郯之戰

（左哀十一）春齊為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

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

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務人公爲昭公子保者保守城者事充繇後煩重政賦稅多人齊軍冉求之師二陳齊大夫不狃魯士獲甲首冉求所得銳敏言欲戰能默口不言奔驅之言驅馬欲奔無殤不以蒞于葬也

三人友

【莊子】子桑扈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爲友

許
琴
張

叔孫武叔

圍郈（春秋定十）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左）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聘齊（左定十）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

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

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墮郈

(又定十二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

詳孔子

蒐乘

(又哀十一)齊師伐我及淸季孫使冉有從於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

詳冉有

拜吳賜

(又)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戰于艾陵將戰吳子呼武叔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違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

而事何也問其何職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也言拜者受之禮

救火〔左哀三〕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　鬱攸火氣也悛次也

對徵百牢〔又哀七〕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　魯歸晉范鞅十一牢在昭二十一年

止伐邾〔又〕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

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不樂而出秋伐邾以邾子益來邾茅夷鴻請救于吳　大國吳也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

諫盟吳

（又哀八）吳為邾故伐魯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載載書也釋舍也尊人欲因盟置景伯為質於吳又求吳王子交質吳人不欲置王子故遂兩止

謝子貢

（又哀十二）衛侯會吳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之舍以難之

子貢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　詳子貢

黃池會見囚

哀十三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半邾三百乘如邾六百乘有職有職於

祭事也。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

戒茶

（齊語）齊閭邱來問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茶附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太滿也昔正考父較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茶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茶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茶其滿之甚也周茶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茶楚茶王能知其過而為茶今吾子之請官寮曰附而後茶道將何為

附猶過也如有過寧近於茶

卞莊子

刺兩虎

（春秋後語）莊子性好勇嘗刺虎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

按魯大夫既沒而以

謚稱子者皆三桓世卿之家若邑大夫不以謚稱子且位卑亦無謚此卞莊子疑即孟莊子左傳載孟莊子好勇有微齊侯及圍齊斬橁事此謂齊欲伐魯忌莊子不敢過則正襄十六年孟孺子速欲微齊侯齊侯去之之事也其稱卞者豈孟氏先食采於卞後改食采於成與

塞三北

韓詩外傳卞莊子善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魯興師伐齊莊子請從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止之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焉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數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而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按孟莊子亦以孝稱此言魯伐齊卞子三獲甲首疑即襄十六年孟孺子速微齊侯之事而云赴敵而死則傳者妄耳孟莊子善終非赴敵死如卞莊子為輕生之勇

夫子當不爲子路稱之

公儀子

奉法循理〔史記循吏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不受魚〔又〕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故不受也

拔葵燔機〔又〕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漢書董仲舒引此云〕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工女利乎

以圃喻治〔備考〕公儀子謂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爲圃乎沃其壤平其畦通其風日疏其水潦而樹藝植焉旅隧就濟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

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后擷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擷已而溉蔬忘其擷於是廊日充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於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爲君憂之

閉心（說苑）魯君死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九　畢